



二人轉小丛书

女会计

北方文艺出版社

1021117.
06

女 会 計
赵冠群 著

北 方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道里森林街14-5号)

黑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黑出字第00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42}$ · 印 张 $\frac{6}{21}$ · 字数 5,000

1965 年 10 月第 1 版 196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6,000

书号: 0204

统一书号: 10·183

定价: 四 分

女：十冬腊月雪花飘，
男：銀装素裹难画描。
女：五谷丰登人欢笑，
男：北国风光更多娇。
女：金鸡三唱天破晓，
男：起来了队长王文学。
女：今天进城拉肥料，
男：捎带着給供销社送套包。
女：玉桃我在外屋把飯做好，
又刷碗又擦盆井井有条。
男：老王我到外屋把玉桃叫，
粗声大气嗓門高。
（白）玉桃哇！
女：（白）啊！
男：眼看春节要来到，
还缺什么沒买着？
趁我今天把城进，
也好順便往回捎。
女：过年的东西一样不少，
不缺碗来不缺瓢。
只求你給我买上头綾一副，

再买一瓶雪花膏。

再到书店去一趟，

给我买本会计学。

男：老王我在一旁撇着嘴笑，

瞪着两眼瞅玉桃，

卖豆腐扛戏台架子不小，

还要买什么会计学？

那玩意儿可是成本大套，

你这个小会计还用不着。

你那两滴墨水谁不知道，

裤腰带挂暖壶水平不高。

依我看你就老老实实记好工账，

我批条你就给照数报销。

女：当会计这差事责任不小，

你别扒门缝把人瞧。

管好家理好财头等重要，

搞生产要勤俭收入才高。

社员们信着咱办事公道，

可不能整的不象碗来不象瓢。

男：你别跟我摆这一套，

讲理论我还比你高。

和你辩论分不出里表，

我不愿意跟老娘们瞎吵吵。

女：会计的重要性你知道的太少，

就知道盖戳批条照数报销。
你应知道聚少成多这个理，
不能拿着花钱不当刀。
哪怕是一分钱来一棵草，
也都是劳动汗水不能小瞧。

男：老娘们穿靴鞅硬充大脚，
给你脸你还往鼻子上抓挠。
自从我王文学当上队长，
咱队是红旗一杆净在上游飘。
几年来生产一跃再跃，
老少爷们谁不说咱有个五把抄。
就算在开支上有点大手大脚，
公社这棵常青树不动不摇。

女：生产有发展是党领导，
社员有觉悟干劲高。
轮到你自己在渺小，
别把成绩都揣自己腰包。
拿去年二队收入比咱队少，
到分配却比咱多分两毛。
为什么收入多分配倒少？
就因为咱队开支不节约。
从今后这毛病你不改掉，
别怪我这会计把你脑袋敲。

男：一席话说得我又气又恼，

这点小事也跟我瞎吵吵。
我有心要和她争个里表，
她句顶句都咬理口似钢刀。
我今天要向她认错检讨，
她往后对待我更得挺胸拔腰。
都说是老娘们胆子最小，
我何不对她试试这一招。
一咬牙一瞪眼跺了跺脚，
锅台后操起来一把大勺。
手举大勺心里一个劲地跳，
一打二吓唬叫她求饶。

女：玉桃我在一旁直把火冒，
你撒的什么野要的什么刁？
我这是谈工作都为你好。
犯得上你横眉竖眼动刀动勺！
玉桃我找支书去把状告，
有章程你别走在这等着。
说着说着就往外走，

男：一旁可急坏了王文学。
她若是去把支书找，
我的脸从今后可往那搁（高）！
急忙把大勺放在锅台后，
一把拽住了孙玉桃。
小两口说说闹闹有什么大不了，

沒事儿斗斗嘴这才熱鬧。
其实你找支书我不計較，
狗皮袜头沒反正还能咋着。

女：小两口在外屋正在爭吵，
从外边走来了姚清涛。
隔玻璃往屋看不覺好笑，
王队长冲老婆一劲哈腰。
看起来这个围还得我解，
两口人过日子何必吵吵。
进屋来叫队长車已套好，
早起程別貪黑早往回蹀。

男：老王想你来的咋这么湊巧，
我正騎虎难下粘了包。
小姚你等一会我馬上就到，
我正要帮你嫂子把飯掏。
快放桌子拿碗筷，
再給我来碟咸辣椒。
老王我吃完飯把筷一撂，
跑出門奔队部去找小姚。

女：小姚我揚鞭打馬上了公路，

男：他二人在車上談笑声高。

女：小姚說我嫂子真是胳肢窝夹蛤蟆呱呱
叫，

在咱們队当會計百里难挑。

你摊上我嫂子这样好媳妇，
这辈子你就算把高香烧。

男：说的我心里美滋滋乐，
可嘴上一劲说没什么自豪。
当别人怎么能净夸老婆好，
让人说这小子有点熊包。
小姚你没对象经验还少，
老娘们属木鱼子就得紧敲。
对待她你就得加强管教，
可不能啥事都依着。
大清早你嫂子把瓢子杓，
气得我给了一大勺。

女：你撒谎也不看天气好不好，
跑到这药铺里来卖膏药。
今早晨那场戏我都看见，
一个是气不长出一个点头又哈腰。
依我看两口子没什么大小，
听一点老婆话不算你蠢。

男：老王我听此话心急火燎，
小白脸一下红到耳朵梢。
大清早她说我大手大脚，
一赌气打了她一大勺。
你嫂子气呼呼要把支书找，
我一看惹了祸事要糟糕。

老娘們心腸軟趕緊檢討，
她這身消了氣不往外瞭。
打一巴掌給一個甜棗，
好漢不吃眼前虧我這計謀可高？

女：小姚我听他吹嘆哧一笑，
手拿着大鞭子搖了几搖。
要我說你有点胡說八道，
八成是着点涼发了高烧。

男：你不信咱們就算拉倒，
等多咱我叫你好好瞧瞧。

女：他二人在車上又說又嘮，
男：不知不覺過了城橋。

女：刹時間卸了貨裝上肥料，
男：喂上馬添够草太阳挺高。
小姚你給牲口多添点料，

女：咱們俩快吃飯好往回瞭。
男：一飯店是双幌飯菜有味道，
你說是要吃啥就可劲挑。

女：咱們俩吃煎餅喝碗豆腐腦，
出差費八角錢可不能超。

男：小姚你就是有点胆子小，
出問題有我队长給你兜着。

女：他二人到飯店刚刚坐好，
走过来服務員大老肖。

要吃什么快点要，
这是菜单子随你便挑。

男：来一个辣子烧肉段，
再来一个炒粉条。
炒肉拉皮四两酒，
外带四十个天津包。

女：小姚說这菜炒的真有味道，

男：老王說跟我出差多咱苦不着。

女：不多时一扫光酒足飯飽，

男：一算賬五块整沒零沒梢。

女：小姚說我得赶紧去把車套，

男：我去买点东西你可等着。

老王我一边走一边思考，

怕只怕这飯費不給报銷。

都說是老娘們見不得好，

她要的东西我都給买着。

心里边一高兴就往商店跑，

买完貨付了款去找小姚。

女：他二人往回走压下不表，

男：再表表會計孙玉桃。

女：玉桃我在灯下清理工票，

再算算队里的增产指标。

文学他当队长样样都好，

就有点大手大脚不节约。

我今后要設法將他幫助，
為集體為群眾私情全拋。
玉桃我在屋裡正在思考，

男：推門走進來王文學。

天到這時你還沒睡覺，
算得上力爭上游干劲高。
深更半夜穿的這麼少，
着了涼一感冒就得發燒。
文學我順手給她披上棉襖，
這麼大人還得別人把心操。

女：玉桃我瞅瞅他不覺好笑，
今幾個是怎麼啦有點蹊蹺。
莫非說他把缺點認識到，
莫非說他要耍什麼花招？

男：文學我一時不知咋的好，
咋忘了手裡還攬個包。
急忙把手中包放在桌上，
一件一件往外掏。
雪花膏，紅頭綾，
還有一本會計學。

女：玉桃一見心歡喜，
親親熱熱叫文學，
今後你的毛病要改掉，
兩口子何必老吵吵。

你帮我我帮你工作搞好，
夫妻恩爱生产劲头高。

男：老王我从兜里掏出一个“花铃棒”，
冲着玉桃摇了几摇。

女：这么大个人真不害臊，
还玩那玩意儿该有多淘。

男：等秋后你给我生个大胖小，
我这是给他预备着。

女：玉桃我低下头不觉好笑，
一下子红了脸耳朵发烧。

男：文学一看时机已到，
拿出了吃饭单据让她报销。

女：玉桃我一下明白了，
果然是跟我要花招。
我要是给他报销违犯制度，
我要是不给报定跟我吵吵。
低头一想有有有，
心里想出计一条。

玉桃我收拾好账本穿上棉袄，
推开房门就往外跑。

男：半夜三更你往哪儿跑，
黑灯瞎火不怕冻着？

女：这会计我可干不了，
找支书选别人我要把账本交。

男：有啥事我队长解决不了，
你非得找支书为的哪条？

女：管钱财这工作责任不小，
七嘴八舌众口难调。

我若是按原则办事可虽然公道，
必然要得罪人那多合不着。

今儿下晌崔大虎买副响串，
拿单据来找我硬要报销。

我说是队里边早有制度，
队委会不批准不能报销。
他说我挣钱不多管事不少，
也不是让你自己掏腰包。

男：这点小事有什么大不了，
按规章办事情我给你撑腰。

你坐下消消气我把水倒，
为些个小事何必要熬糟。

干工作可不能虎头蛇尾，
千斤重的担子咱也得挑。

女：文学你一席话给我开了窍，
从今后我还得多向你学。

我一定掌握原则把工作做好，
决不能让你跟我把心操。

玉桃我说到此停顿一下，
回过手拿出来那个吃饭条。

文学你看看这个能不能报？
合不合制度超不超指标？

男：問得我嚙巴嘴无言答对，
他果然把我脑壳敲。

老母鴨吃箭杆脖不好轉，
急得我一个劲把头皮挠。

女：报不报你快点做出决定，
別象是嗓子眼塞了豆包。

男：报不报你会計有权决定，
不合制度你就別报銷。

一句話憋得我粗脖紅脸，
这家伙可真有个五把抄。

女：玉桃我心里边不覺好笑，
叫声丈夫王文学，

有句話我还得把你劝告，
当队长你可得脚跟站牢，

搞生产勤俭办事要記住，
当領導要帶头遵守公約。

男：文学我低下头暗自称贊，
玉桃她这水平还真不露。

今后你对我要处处多指导，
夫妻間可不要再要花招。

合：王文学低头檢討认了錯，
众社員个个都夸孙玉桃。